

于伶劇作選

于 伶 剧 作 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817 字数 274,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2\frac{1}{4}$ 插页 2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3201—7200 册
定价 (3) 1.10 元

目 次

警号.....	1
腊月二十四.....	15
蹄下.....	39
回声.....	51
汉奸的子孙.....	67
撤退，赵家庄.....	97
在关内过年.....	117
浮尸.....	135
夜上海.....	179
长夜行.....	295
后记.....	389

警 号

——一顆炸彈——

(独幕剧)

人物：田吉昌 田大嫂 华大叔 阿昭 巡警甲、乙 日兵子、丑

布景：簡陋的关外工人住宅，家俱物件極陈旧，室右一門通外面，左方設一土炕，左前方有門連另一間屋子。

幕拉开之后，灯光显得傍晚的时候，田大嫂病在炕上，輾轉着身子。靜寂一會兒，日、“滿”混合巡警队的甲、乙进来，各执手槍。

巡警甲（指揮巡警乙）先行搜查……細心……肅清危險東西……嚴懲不穩份子！

田大嫂（驚）呀！你們是……干嘛兒的？

巡警乙 警視厅清查戶口的。

田大嫂 呃，呃……才查过的，怎么又要查了？

巡警乙 唔，因为……

巡警甲 不許多話，搜查！

巡警乙 是！是！

巡警乙（搜查内外屋，無所得）报告，没有什么！

巡警甲（指炕上）炕上，叫她起来！

巡警乙 喂，起来！起来！

田大嫂 唉，我病，病得不能动哩！

巡警甲 什么？

巡警乙 她說病得不能动！

巡警甲 不能动，也得动，非动不可！

巡警乙 你动眼看。

田大嫂 唉，我实在不能动呀！我害的伤寒症，几天没吃东西了，
动了要死的！

巡警乙 报告！她实在不能动，不能起来！

巡警甲 胡说，死也得起来！她敢反抗“帝国”官佐的命令吗！拒
絕搜查？

巡警乙 是，是！（对田大嫂）快起来，我们得搜查你的炕。

田大嫂 请你就这样搜一下吧！求求你，我……

巡警甲 （怒）什么？胆敢反抗本官的命令么！

巡警乙 报告！她实在是有病！

巡警甲 混蛋！（踢巡警乙）你也敢反抗我的命令么！（举枪）当心你
的狗命！

巡警乙 是，是！（对田大嫂）妈的，跟你好说你不听，老子揍你！

田大嫂 唉！（无可奈何地爬起来，艰难与颤栗地坐到一张凳子上去。）

巡警乙搜查炕上。

巡警甲 （在炕边以手拂鼻）唔，怪脏的。

巡警乙 报告，没有什么！

巡警甲 （出铅笔和手簿）问她！（自己翻阅手簿。）

巡警乙 （对田大嫂）姓什么？

田大嫂 田。

巡警乙 家里几口人？

田大嫂 两个人。

巡警乙 当家的叫什么名字？

田大嫂 田吉昌。

巡警乙 干什么活？

巡警甲 （止住）慢慢地，户主叫什么名字的？

巡警乙 是不是田吉昌？

巡警甲 (看) 唔，对的，干什么的活？

巡警乙 (問) 干什么活？

田大嫂 原在沈陽兵工厂做工的，自从东洋兵来了以后……

巡警甲 不許这样的說！要說：“自从帝国皇軍来保护你們以后”，……

田大嫂 以后他就失業了。

巡警乙 后来呢？

田大嫂 后来，他又在东洋人开的兵工厂里做工。

巡警甲 (怒) 混蛋！不許这样的說！要說：“在帝国皇軍兵工厂”。

(对巡警乙) 你教她重說！

巡警乙 你，你重說。

巡警甲 蠢猪，你教她說“帝国皇軍兵工厂”。

巡警乙 要你說“帝国皇軍兵工厂”。

田大嫂 他近来已經不在那兒做工，現在又失業了。

巡警乙 人呢？

田大嫂 出去了。

巡警乙 什么时候出去的？

田大嫂 清早。

巡警乙 出去干嘛兒？

田大嫂 找活做。

巡警甲 不錯，和这上記載的一样。(命巡警乙) 你对她訓話！

巡警乙 是，是！(对田大嫂) 这几天內，沒有事叫他不要出去乱跑，免得闖什么岔子，外面要戒严了。懂得沒有？

田大嫂 懂得了。

巡警甲 (收鉛筆及手鐐，命令巡警乙) 快去，到別家去，搜查！

巡警乙 是，是！

二人出，

田大嫂 唉！这日子……真叫人怎么过？（慢慢地站起，一手尚未离凳，头昏，上身前后颤摇，一手急扶额，腿抖，跌倒在地上。静一会儿，再慢慢地移近炕边，挣扎上炕睡。）

华大叔手提一个口袋走进来。

田大嫂 誰呀？

华大叔 是我，田大嫂。

田大嫂 呵，华大叔。（想撑起身子来，但很艰难）請……坐！

华大叔 （小心地放好口袋在桌上）不用客气，怎么样？病好了点兒嗎？

田大嫂 謝謝，前几天本来好了些的，可是今天又凶了！唉，真叫人急死了！

华大叔 焦急也沒有用，咱們鬧了病，只能多睡睡，养息养息。

田大嫂 唉，哪兒能好好地睡呵！一天到晚都睡不安穩，查戶口的警察一批批地来，一次次地，硬要把我叫了起来讓他們搜查。

方才，（無力地停）方才……

华大叔 因为明天就到“九一八”一周年紀念日了。沈陽早就戒了严，警察厅派了巡警队，每天要挨戶清查几次的。

田大嫂 华大叔，你看見了我家男人沒有？他今天清早出去了不會回来过呢！

华大叔 刚才我們还跟田大哥在一道的，他忙得很，所以抽不出空回来看护你！

田大嫂 我病倒不要紧，只是惦着外面的事情呢！

华大叔 呵，外面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田大嫂 （兴奋地）是嗎？义勇軍的事情，怎么样了？

华大叔 这几天，風声非常紧急。（輕声）义勇軍，今天晚上，就要来

打沈陽城了。

田大嫂（坐起了些）今天晚上，义勇軍就要来了嗎？阿弥陀佛；但願这一次不再打败了退走吧！

华大叔 这一次可不同了。前次因为只是义勇軍在城外打，咱們在城里的，全都没有起来响应他們，在敌人的槍炮、飞机、炸弹底下，义勇軍势力太孤单了，敌不过他們，只能暂时退走了！

田大嫂 那么，这一次呢？

华大叔 这一次？这次城里城外，全都联络好了，一动齐动，錦州、辽陽、打虎屯、白旗堡这些地方，都在今天晚上，一齐起来跟敌人拚命！单就按沈陽城里說吧！已經联络好了的工人、学生、中国警察和做小买卖的，一共就有上万人了！

田大嫂 我說，这一年里，被敌人杀死的、关在牢里的、活埋掉的中国人，真也記不起是多少了；現在反对鬼子的，还有这么多的人嗎？

华大叔 ……唔，記得鬼子刚来的时候，一般中国人都存着这样的心：“管他媽的做亡国奴也好，当高丽人也好，反正做了这样的中国人也沒有什么好日子过！”可是，怎么样？这一年來，亡国奴的滋味，可尝够了！所以除了那些甘心做亡国奴的汉奸之外，都希望着义勇軍来！都說咱們只有干义勇軍这条路了。

田大嫂 那么，这一次咱們一定会成功的委！

华大叔 田大嫂，事情的成不成，还要看咱們干得怎么样呢。这次义勇軍总攻，是咱們跟鬼子的一个生死关头；敌人也知道这个，所以到处戒严了，滿街是鬼子兵，随处检查行人，随时搜查住宅。随便逮人，工人、学生，尤其是对于工人，搜查得更厉害！

田大嫂 那么，华大叔，吉昌他整天在外面跑，要紧嗎？

华大叔 不要紧，不要紧。（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包来）喏，这是田大哥派我送来的，他自己要是怀着这个在身上，怕就逃不了敌人的搜查！我，披着这件老虎皮，（拍拍身上的制服）还不要紧。

田大嫂 呀——这是什么？

华大叔 （解开，拿炸弹在手）这是一颗炸弹！

田大嫂 炸弹？你们哪儿来的这家伙？

华大叔 田大哥自己做的。

田大嫂 要这炸弹干嘛呀？藏在家里，给查了出来，可不得了啊！

华大叔 一会儿，田大哥回来了，就要用它的。这是今天晚上咱们起事的“警号”，因为你们这屋子靠近城墙边，所以大家说定要田大哥来管这警号。等到城里的事什么都弄妥了，就把这个轟的一下子，告诉埋伏在城外的义勇军，跟着这个城内城外就都动起来了！

田大嫂 那么，快藏起来吧，说不定鬼子们什么时候会来搜查！……可是，藏在哪儿呢？

华大叔 让我到里屋去瞧瞧看。（拿炸弹入。）

田大嫂侧着身子望。

内 声 （在大门外）有人在家吗？

田大嫂 华……华大叔，快，快，不得了，来搜查了！

华大叔 （在内）别声唤！

田大嫂 唉！怎么办呢？喏——

阿昭进来。

阿 昭 田大嫂，什么事情没有法儿办？（看不见别的人）呀，你跟谁说话？

华大叔探头出来偷看。

阿 昭 （大惊）呀——警察！

田大嫂 阿昭，小声点兒！

阿 昭 警察在你里屋干嘛？

田大嫂 等一会儿你会明白的……你怎么有空来？

阿 昭 田大哥要我这时候到这兒来告訴他一下。他还没有回来嗎？

田大嫂 华大叔說他就要回来了。

阿 昭 誰是华大叔？

田大嫂 就是里屋这个警察。

阿 昭 他不会害我們么？他不是汉奸？

田大嫂 不是。他不願意做汉奸，不願意做亡国奴才，跟咱們在一起跟敌人去拚的！他是爱国警察呢！

阿 昭 呵！

华大叔走了出来。

华大叔 （搓着手上的泥土）这位是……

田大嫂 这位是阿昭。

华大叔 呵，阿昭！听得田大哥常常說起你的，說阿昭挺，哪哪，挺努力！真难得！

阿 昭 哪里，华大叔这样的人才难得呢！

华大叔 怎么样？阿昭，你應該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吧？

阿 昭 做好了！我特地来告訴田大哥的。我們有六十几个小姊妹，全都預备好了洗脸盆、洋鉄罐兒，只等到天一黑，警号一响的时候，大家冲出来，一面叫喚，一面把脸盆、洋鉄罐打得噹噹响，跟着大家去繳敌人的槍械！

田大嫂 唉！我这倒霉的病真恨死我了！要不然，我一定跟大家一道去干的！

阿 昭 是呀，咱們女工，平时吃那些东洋老板、稽查和管車的苦，

可也吃够了！哼，今晚，今晚是咱们的日子了！咱们还怕什么？

华大叔 对了，怕死的，早去当了汉奸了！

阿 昭 真的，华大叔，我很奇怪，警察里面也会有华大叔这样爱国的同志！平常的警察，专跟爱国的同胞们作对，抓呀，打呀，杀呀，好像他们就不是中国人似的！

田大嫂 是呀，我在没有认识华大叔之前，我也恨死了警察！

华大叔 （苦笑）唔，当警察的全都是些苦人，没有地耕，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了，才当这没出息的警察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当了警察，才知道警察不是人当的！每次抓了爱国的学生、救国的义勇军回来，拷打、枪毙、活埋的时候，真比自己去死还难受！

阿 昭 那么，你干嘛不劝他们跟救国的学生、义勇军站在一边，把枪尖对准大家的敌人呢？

华大叔 瞧吧，今晚城外的义勇军来攻城的时候，就有五百名爱国警察在城内响应的！

阿 昭 好极了！

工厂拉汽笛声。

华大叔 呀，快到点了，咱们再见吧！（出。）

阿 昭 （同时）再见，华大叔！

阿 昭 田大嫂，你的脸色，……唉，你的病很重呀！你……

田大嫂 不要紧，我听了今晚的事情，很高兴！我恨不得带了病起来，跟你们一道去干的！

华大叔又走回来。

华大叔 呵，差一点就耽误了事情，炸弹我埋在里屋的泥土里了。

田大哥回来，你们告诉他，埋在西北角上，那双破皮鞋子底下的土里！

田大嫂 呵，我告訴他得了！

华大叔出。

阿 昭 田大嫂，什么炸弹？哪儿来的？

田大嫂 是华大叔送来，藏在这兒，待一会做警号用的！

阿 昭 啊！我得拿出来瞅瞅，炸弹是怎么样的东西？田大嫂，炸弹是不是像鴨蛋那么的？我得見識見識！

田大嫂 不要，阿昭，別給鬼子来搜查到了！这不是鬧着玩兒的！

阿 昭 不要紧，我把門关上就得了！（出，关門，高兴地、矫捷地进里屋去拿出炸弹来）田大嫂，你瞧，真奇怪，这样一个东西，怎么会那么厉害！（做手势）这么一丢，轟嘯一下子，城外的义勇軍就打进来，咱們在城內的就，就……

田大嫂 呵，阿昭，小心些，別真的炸起来！

阿 昭 （仍試腳）不要紧，我得練練，怎么摔！

田大嫂 嘖嘖！小心呀，阿昭，別闖下大乱子！

打門的声音。

田大嫂 不得了，鬼子兵来了！……

阿 昭 （惊問）誰呀？

內 声 快開門，公事。

田大嫂 不得了，真的来了！怎么办呢？

內 声 快開門！快开！

田大嫂惊慌無語。

阿 昭 田大嫂，別怕！（急取炕上破衣服蓋炸弹在炕底下。）

內 声 什么事，不开門呀？

阿 昭 呵，来了！（去开了門。）

日兵子、丑入。

日兵子 （举手槍）不許动！

田大嫂該得把头縮在被里去了。

日兵丑搜查室內，無所得，又往里屋去了。

阿 昭 (輕聲) 田大嫂，田大嫂，別害怕！

田大嫂 嗯，嗯！(發抖。)

日兵子 你，你不許說話！

阿 昭 她，她，病……她害怕，……

日兵丑從內出。

日兵丑 里屋西北角地上怎么有一个窟窿？

阿 昭 呵，那，那是耗……耗子扒的！

日兵丑 (對田大嫂) 起來，支那婆子，起來，起來！

阿 昭 她，她病得很重呢！

日兵子 病也得起來把炕上給查一查，危險品藏在被窩里，常有的事！

日兵丑 (以槍頭推田大嫂) 起來！

阿 昭 呵，真沒有什麼，不信我把被窩掀給你們看！

日兵子、丑翻查炕上，仍無所獲。

日兵丑 (指炕下這一堆) 這是什麼？(擬用槍頭去挑。)

阿 昭 噯！這是脏的衣服。(指田大嫂) 這病人，脏衣服！

日兵丑 (皺眉，緊按鼻) 怪脏的！(笑) 你們，不衛生！(搖頭) 唏唏！

日兵子 (同樣) 怪脏的！唏唏！你這小姑娘，唏唏，怪漂亮的！

日兵丑 (會意地笑) 唏唏！

日兵子 (取出鉛筆、手簿子) 姓什麼？

阿 昭 田。

日兵子 做什麼？

阿 昭 她男人從前在兵工廠做工！

日兵子 三口子？

阿 昭 他們夫妻两口兒。

日兵子 你呢？

阿 昭 我是到這兒來的客人。

日兵丑 唏唏，客人，怪漂亮的客人。

日兵子 唏唏！（收筆、擲）好了，查完了城牆邊那一家，我們就好去喝啤酒了！

日兵子、丑出。

田大嫂 唉，駭死我了！唉，我，我……

阿 昭 （急取炸彈，懊悔地）我真不該，差點兒闖了大禍！（急往里屋去。）

田大嫂在炕上難受地哼唧。

日兵子悄悄地進來了。

日兵子 （賊眼四搜）咦，人呢？怪漂亮的！（往里屋門走去。）

日兵子方走到門邊，阿昭沖出，日兵子乘勢一把抱住阿昭，阿昭掙扎。

田大嫂 哎呀！……

阿昭用力摔倒日兵子，日兵子起怒，拔槍對阿昭，阿昭不敢動，慢慢地退后；

日兵子逐步上前，田大嫂掙扎起半身，伸着抖動的手想去拉日兵子的手，日兵子漸上前，阿昭漸退，田大嫂漸離炕。室中漸暗，田大嫂跌倒炕下，日兵子一手擎槍，一手抓住阿昭。

田吉昌由大門進來，急從日兵子身後緊抱住日兵子的雙手和上身。

日兵子掙扎。

田吉昌扭住不放。

日兵子往後面退，右手用力想把槍口對田吉昌。

田吉昌更用力抱住日兵子。

田大嫂在地上爬近日兵子腳跟，咬日兵子右腿。

日兵子痛，跌在田大嫂身上。

田吉昌奪日兵子手槍，击日兵子。日兵子傷。

田大嫂被流彈击中，痛叫。

阿 昭 （失魄地悲憤地呼）田，田大哥！

田吉昌 阿昭！

田大嫂断气，绝命声。

阿 昭 (跑，看田大嫂，见田大嫂死) 哎呀！田大嫂！

田吉昌过去与阿昭抬田大嫂尸到炕上。

阿昭哭。

田吉昌拭泪。

阿昭止哭，望田吉昌，愤恨地去踢日兵子的尸体。

田吉昌 你的事情办妥当没有？

阿 昭 办妥了，很好！

田吉昌 唔，那个姓华的警察来过没有？

阿 昭 来过了，炸弹在里房西北角那双破鞋底下！

田吉昌急入里屋。

日兵丑匆匆上。

日兵丑 这儿有枪声！

阿昭无语。

日兵丑 (见日兵子尸) 呵，山代鼠太郎，你……(急拔枪对阿昭。)

田吉昌 (拿炸弹自里屋出) 狗东西，好，先做了你！

日兵丑 (回看田吉昌，见田吉昌手中炸弹) 呀，炸弹！(吓得发抖了。)

阿昭乘势抢得日兵丑的手枪。

日兵丑扑田吉昌，抢炸弹。

田吉昌避过，对日兵丑做投炸弹的姿势。

阿昭拔手枪，对日兵丑。

日兵丑乞求。

“噫”一声，华大叔出现在门口，枪击，日兵丑倒。

华大叔 快，田大哥，是时候了。快去做警号！

田吉昌跑出。

幕后“轰！轰！”响了起来。

枪声、人声，……